

→→ 结婚对我来说，是人生的大转变，我慢慢地变得有自信了，开朗了，话也多了，喜欢和丈夫德明唠唠叨叨地说话了。

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，城市人的情感故事。
请勿对号入座。

王志强 撰 组合 I

我难忘的一场情感经历

口述/阿英 整理/石文

我尝到了人生百味

●已经30岁了，我的“待字闺中”让家里的长辈急了，于是像推销滞销产品一样打折出售，或者说是优惠价。我的条件：一、只要对方有固定的工作，人品好；二、不论彩礼多少；三、婚房可以由女方负责。终于有应者上门，那当然是家庭经济条件差的，或者长得丑的，没人看中的。

在我31岁的冬天，我终于出嫁了。丈夫是一家工厂里的普通职工，兄弟两人，父母都是体力劳动者，工资低，他本人中学文化水平，厂里的先进工作者，长相不错。我满意他本人的条件，欣然同意。

丈夫名王德明，虽然结婚了，其实我们还不太熟悉，我们没有一起去看电影，没有上过饭馆，更没有在花前月下散散步，只有过几次拘束的相会，一桌吃顿饭，我们真是先结婚后恋爱。看来不少大龄青年，往往因为拖不起了，匆匆结婚，其实有点冒险，如果结婚后发觉合不来，那不就惨了。谢天谢地，幸好我这个险冒得好。

结婚对我来说，是人生的大转变，我慢慢地变得有自信了，开朗了，话也多了，喜欢和丈夫德明唠唠叨叨地说话了。应该说，德明是个好丈夫，他从不批评我什么，而且常常表扬我。譬如说，我从外婆那里学得不少厨艺，烧菜，做点心。德明竟高兴地说，我真有福气，讨了个好老婆，烧得一手好菜，这是幸福一辈子的。这还不算，有时他会邀三五知己，来家吃我烧的菜，在朋友面前夸我这个妻子。我好有面子，他从来没有认为我长得不好。总是说“人因为可爱才美丽”，“人要紧是内在美”。这给了我信心，我也不必自卑了。

德明他不抽烟，不喝酒，没有任何不良习惯，他能吃苦耐劳，对工作是十分勤奋的，所以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，面对这样的丈夫，我还有什么不称心呢？我感到那一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光。两年后，我们生了个儿子小明，德明很喜欢孩子，一下班他会抱孩子哄孩子，孩子的事他都肯干，真是个好爸爸。三口之家，其乐融融。

德明仕途顺利，从普通工人升任厂里的中层干部，后来又担任了副厂长。在改革开放的浪潮里，他们这家厂也有了新的气色，我也闹不清情况，反正转型了，不叫工厂，叫什么公司，他担任了副总经理。

随着他职务的变迁，人是有点变化了，当然一个是忙，常常不在家，晚上深夜回家，有时彻夜不归；饭局多了，直到家里的饭基本不吃；关心我和儿子也少了。总之少了不少家庭乐趣。但我也想得通，他事业有成，也是为了这个家，我要支持他，家里的事不能再依赖他了，我得独自撑起。

●德明开始在生活中也有点变化，譬如说，他以前从不讲究穿着的，现在是西装革履，像模像样一个经理。出入也有了汽车伺候。最让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学会了喝酒，往往深夜回来满身酒气，醉醺醺的样子，语不成句，已经没法和他正常交流了。我心中苦闷，怎么成了个“酒鬼”了，这样的事业正常吗？有时他出差在外，几天不给电话，也不问问儿子的情况，儿子原本是他的宝贝疙瘩。

但我也没多想，只认为男人总是以事业为第一的，应该理解。我一如既往地温柔体贴他，只劝他少喝酒，酒是伤身的，劝他不抽烟，提醒他保重身体。

●我是知青子女，母亲是上海人，她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，从小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。至今，我的外婆家在愚园路一幢宽敞的旧式高级公寓里。那里除了外公外婆，还有我的两个舅舅家。

母亲属69届初中毕业生，毫无还价，一律上山下乡，所谓“一片红”。母亲跟着同班同学报名去了云南。她分配在云南的勐腊，那地方离昆明好几百公里，当时乘车要几天几夜。勐腊是一个偏远、落后、荒凉的农村。我在外婆家见到当年母亲寄给外婆的照片：一个荒野的农村，一大片枯黄的草原，几间矮小、零落、破败的茅草房，这就是当年母亲生活、劳动的地方。

母亲和她的同学们年轻、好激动，开始奔赴云南时豪情万丈，决心改天换地，建设新农村，但面对着艰苦的环境，艰苦的生活，艰苦的劳动，日子一长泄气了，消沉了，母亲常常来信诉说着苦闷。外公外婆毫无办法，只能暗暗的流泪，不断地寄去食品以资关怀。

母亲他们在遥远的地方四五五年了，但听不到对知青有什么政策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男女青年也谈起了恋爱，有的是同学，一个队里的；有的是找了邻居“小芳”；也有的嫁了当地的农民。听外婆说，当时母亲来信征求意见，她看中了一位男生，也是上海人……但外公外婆竭力反对，他们害怕，两个知青成家了，那就永远落户在那里，再回不来上海了。

那时听说有一个政策，如果女知青在上海（或其他地区）有了对象，可以调去。于是外公外婆千方百计地寻找这样的对象。先从亲戚中找，终于找到一个对象，是外婆妹妹婆家的侄子，曾经在少年时代十五六岁时跟外婆的妹妹来过，长相不错，人也聪明，比我母亲大5岁，现在当教师，家境也好。那真是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赶快去人说亲。一番努力的结果是：小伙子看了母亲的照片则有点动心，说还有印象，他蛮喜欢的，但他的父母不同意，因为从外地调来是十分麻烦的，他们也没什么脚路，再说就算调来了，又不可能分配工作，那么等于找个没有工作的家庭妇女，不划算。于是婉言拒绝。在朋友中找吧，外公交际广，有不少条件好的朋友，但试探之下，不行。人家青年要求高，在外地插队的，人也没见过，怎么谈？再说提到在外地，在云南，人家避都来不及。外公外婆失望了。

那时还没有电脑，没有上网一说，于是老两口见一个说一个，希望仁人君子行好，拯救他们的女儿脱离苦海，离开云南回上海。广而告之，倒也有效果，有人找上门来了，一个是说家庭条件十分好，就是儿子生过小儿麻痹症，跛足，待业在家；另一个是年过40的中年人丧偶，有一男孩子。外公外婆这一下气得不得了。

正在此时，哪知母亲那里出事了，说是他们队长的儿子看中了我母亲，由人介绍逼我母亲答应。外公外婆还来不及表态反对，说是已经怀孕了，只得“奉子成婚”，这不同意也得同意。远在上海的外公外婆鞭长莫及，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外婆气得生了一场病。

这怀上的就是我，我是一个不是爱情的结晶品。我是无辜的，可害了我，也害了我母亲。

●我的父亲是一个不肯读书的、没有文化的人，就因为他是队长的儿子，认为了不起，为所欲为，他要天上的月亮，他的父亲会请人造梯子去摘月亮。他看中哪个姑娘，那就是哪个姑娘倒霉。听说有一次，当我母亲看望了一个朋友，也就是母亲曾钟情的那位男生，他因劳动事故，受了重伤。父亲知道后，把我母亲毒打了一顿，为此母亲躺在床上有几个月，而且从此，不许母亲走出家门一步，也不准母亲回上海探亲。可怜的母亲在抑郁、痛苦中生活了几年，在我5岁那年，她才30多岁，竟去世了。她的百般委屈无人知。

我失去了母爱，也得不到父爱，孤苦伶仃，住在云南自己的家，就像是生活在陌生的牢狱中，于是我怕看大人阴森森的脸，怕听大人高声的呵斥声，怕天黑，怕见生人，再后来，受到了继母的虐待……

外婆家因母亲的婚姻而气愤之极，对女婿的仇视，使他们不想认我，于是断绝了我和外婆家的联系。我犹如荒原上的一棵小草，让它自生自灭。

直到我8岁那年，外婆家发话了，一定要接我去上海，当我懵懵懂懂到上海时，看到陌生的外婆外公，舅舅舅妈，我哭了。外婆第一眼看到我时，也哭了，因为十几年前送走了花骨朵似的女儿去云南，此刻换回来的是骨瘦如柴的一个难看的小生命。能不悲痛吗？

感谢我的外公外婆让我在大上海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在老人家的抚育和爱护下，茁壮成长，从小学到中学。

但是，我竟遗传了外地父亲的基因，长得很丑，面孔黑黑的，身材也比较瘦小，五官也不清秀，加之七八年来过着半虐待的生活，形成了我自卑、胆小、好哭、沉默寡言，这些不讨人喜欢的性格。我也常听到邻居们讨论：阿英（我的小名）是半个外地人——她爸是蛮子……带有鄙夷的评价，所以我也不去和弄堂里陌生的孩子作伴玩耍，比较孤单，只能跟着外婆左右。

特别当我看到大表弟，小表弟他们各有爸爸妈妈，只要他们一在家，他们的爸爸妈妈跟孩子逗乐、嬉戏，我就非常羡慕，甚至想哭，于是想到了妈妈，我把妈妈的照片放在身边，苦闷时看看照片上的妈妈。

有一回，我躺在床上看照片，不觉睡着了，外婆看到我手里捧着妈妈的照片，而脸上挂着两滴泪珠，外婆见状心痛地哭了，就收回了照片，再也不许我老拿着妈妈的照片看了。但我多么渴望有妈妈的爱护啊。

我的智商也不高又像可恨的父亲，自己觉得读书很认真，可结果没有考上大学，只取了高职。后来在一户机关里当文职人员，收发文件，做做报表，管管资料，有时打打字。不过我已很满足了，因为我有了工作，算是自立了。

因此在单位里表现得特别好，总是第一个人踏进办公室，然后搞搞卫生，收拾办公室。对领导唯命是从，对同事和和气气，骨子里也有自卑和胆怯的特点。几年来，自己扮演的角色是一个“小公务员”的角色，循规蹈矩，谨小慎微，但不合群，几乎没有一个知心朋友，因为我从来不会敞开心扉跟人家倾吐什么，别人也难以接近。当然我就不可能有男友，直至26岁了还是独进独出。

外公外婆着急了，东托西托要我去相亲。尽管我怕相亲，拒绝相亲，因为自知长得难看又不善言谈，可拗不过家里的几位长辈。说出来真叫人难堪，也去相了几次，都没有成功。这对我打击太大了，就倔强地对外婆说，我哪怕一辈子不嫁，也无所谓。